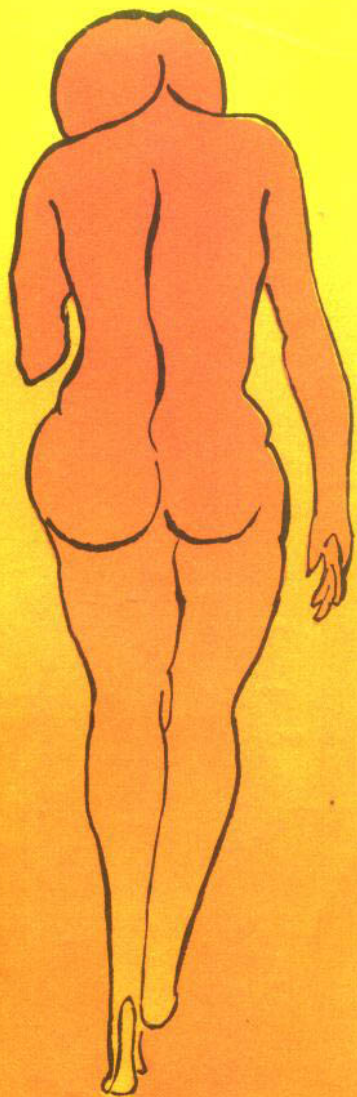


- 先秦两汉代
- 陈情即此即景即情即理
- 阳武男人对爱情的追求
- 以古典文学为蓝本“翻版”陈仲林
- 玉貌风情头倒垂，金莲韵味得细闻
- 中国古代女人小脚的魅力
- 天地为之色变
- 古代中国人的“性”禁忌
- 不足红杏不出墙
- 古籍里送嫁帽子给丈夫的女人
- 白肤柔滑，凝脂堆玉
- 多妻多夫淫奔野合
- 谎而又虚的恶作剧
- 尤物媚人花招多



揭秘

中国古代社会第二性

殷登国著

中国文联出版社

中国古代社会第二性

殷登国著

中国文联出版社

中国古代社会第二性

殷登国著

中国文联出版社 出版

(北京农展馆南里10号)

国防科工委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787×1092毫米 32开本 6.5印张 22插图 123千字

1989年1月第一版 1989年6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 1—50000册

ISBN7-5059-1070-1/I·781 定价: 3.10元

序

我国以农立国数千年，中国农业的始祖即是妇女，最初的男女分工是‘男猎女耕’，非一般人以为的‘男耕女织’，而后男子挟其体力上的优势，取妇女地位而代之，逐渐将妇女逼进家庭的小圈圈。此后，多妻制度、缠足、贞节一再规范中国的女性。

多妻制度是中国妇女地位低落的指标，其形成不外母系制的崩溃与男权的伸张、部族战争与启用奴隶、子嗣观念的强化、特殊阶级（帝王将相）之纵欲等原因，因从母系制与父系制递嬗而生。

一夫多妻紧接而来的，是对女性贞节要求日趋严格。据考，宋代是节妇烈女数目的转折点。有宋一代，节妇烈子的数目，较诸上古至五代两千多年的总和还要多。南宋后更以女子再嫁为失节，这观念影响中国妇女至为深远，程子的‘饿死事小，失节事大’一再被奉为金科玉律。这与汉代寡妇再嫁、唐代公主三嫁的情况，真是不可同日而语。

古代妇女谋生能力也只限于一定的范围，‘职业妇女’古即有之，或许也做得有声有色，但其不出巫、娼妓、女仆、乳母、女侍、女艺人、卖花女、卖水果、美容师、媒婆、牙婆、稳婆、药婆、卖婆、女红等不甚了了的行业。中国妇女的生活限制已发展到极点。

清代，为女性说话的人愈来愈多，李汝珍‘镜花录’一书即反对缠足、多妻、算命合婚，而提倡女子教育与女子参政。在男子必须嗅闻小脚才能做爱的时代里，在众人皆谓‘女子无才便是德’的时代里，他反对缠足、提倡女子教育，

诚属难能可贵。继他之后，为女性权力出力、费力的，不乏其人，革命女志士——秋瑾更写就轰轰烈烈的一页，女权在立法方面已开始受重视。

今天，女权倍受尊重，女性占了人口的二分之一，女人对国家社会的贡献绝对不容忽视。但古代妇女的日常生活情形、休闲活动，她们的爱情、婚姻和对人生、未来的看法，实在值得我们去了解和深思，从而归纳出一个更合情理的人生轨迹，以供我们今日参考。本书因所谈大多与古代中国妇女有关，所以就集一起，献给关心古代中国妇女生活的读者。

目 录

烧香牵红线	(5)
保佑男女情爱的神祇	(5)
旧式男人对处女的迷信	(13)
从古典文学中窥探‘初夜’的种种	(13)
玉枕风情颠倒看·金莲韵味仔细闻	(25)
中国古代女人小脚的魅力	(25)
天地为之色变	(37)
古代中国人的‘性’禁忌	(37)
不是红杏不出墙	(47)
古籍里送绿帽子给丈夫的女人	(47)
把马拴在贼腿上	(60)
中国古代妇女利用机智抗‘暴’	(60)
白腻柔滑·凝脂堆玉	(67)
谈古代女性的皮肤保养	(67)
掠夺婚 小丈夫 鸡拜堂	(74)
香艳怪诞的婚俗(一)	(74)
多妻多夫淫奔野合	(84)
香艳怪诞的婚俗(二)	(84)
谑而又虐的恶作剧	(94)
捉亲·闹房	(94)
听房·弄婿	(94)
香艳怪诞的婚俗(三)	(94)

中国古代的‘婆媳之间’	(106)
古代妇女的假日与娱乐	(114)
春日·妇女·花事	(120)
古代中国妇女春日的休闲活动	(127)
古代中国人夏天的休闲活动	(140)
古代妇女冬日的休闲活动	(146)
家家妇女忙过年	(159)
职业女子的历史性角色	(165)
宫女	(178)
奶妈沧桑话从头	(188)
尤物媚人花招多	(199)

烧香牵红线

、 保佑男女情爱的神祇

中国的爱神不带弓箭，
不须行游，
他们有时是月亮，
有时是海潮，
有时竟是槟榔树，
人们总会趋前祝祷，
等待那神秘温柔的红线

一男一女入庙来，不求子女不求财；
神明面前发个誓，谁先变心谁先埋。

——1919年初年民歌

对年轻的男女来说，爱情是最崇高神圣而重要的一件事了，它需要神明的福佑和见证，既有为爱情而入庙祷神的人，就有专管男女爱情的神。在古代中国有哪些神负责保佑情人，为爱情的坚贞作见证呢？

月下老人是中国历史最久、流传最广的爱神了，从唐人李复言写的‘定婚店’之后，这位专管男女姻缘的神就成了痴情男女膜拜的对象。不但各地有专门奉祀月下老人的庙宇，还有的人把月老画像供奉在家中，按时膜拜。

月下老人配对牵红线

清朝乾嘉年间人沈三白，便曾请他的朋友戚柳堤画了一幅月下老人像，供在卧室里，和妻子芸娘朔望膜拜。沈三白在‘浮生六记’卷一‘闺房记乐’里说：‘世传月下老人专司人间婚姻事，今生夫妇已承牵合，来世姻缘亦须仰藉神力。盖绘一像祀之。时有苕溪戚柳堤名遵，善写人物，倩绘一像；一手挽红丝、一手携杖悬姻缘簿，童颜鹤发，，奔驰于非烟非雾中，此戚君得意笔也；友人石琢堂为题赞语于首，悬之内室，每逢朔望，余夫妇必焚香拜祷。’

在浙江杭州西湖南山白云庵旁，有座月下老人祠，门悬联：‘愿天下有情人成为眷属，是前生注定事莫错过姻缘’，祠中有一百则诗签，供上庙祷祀的人占卜自己爱情的前途。像‘一则以喜，一则以惧’、‘后生可畏，焉知来者之不如今也’、‘求则得之，舍则失之’、‘齐大，非吾耦也’、‘两世一身，形单影只’……，全是采用诗词成语或古籍中的句子，文字典雅，意多双关，据说为晚清俞曲园所手辑。

江苏吴县（苏州）也有供奉月老的祠庵。据近人阮毅成‘三句不离本杭’中的‘月下老人祠’一文说，一九四六年十月，学者余绍宋曾在杭州坊间看见一本月下老人画像册页，里面有题辞说：‘海宁陈公子，游吴中，梦见月下老人向伊婉求香火，归塑其像，送入城东门尼庵中，一时供养甚盛……’，画册里还有一时名流对月老的题咏。

天下男女的爱情与婚姻既由月老来匹配，人间为何还有怨偶出现呢？台湾过去曾经流传了一个关于月老的故事，对此有所解释。据近人已酉生‘月老公的故事’说，‘月老公’是从前台胞对月下老人的尊称，每年农历七月七日过后，七星娘娘（俗称‘七娘妈’）就将凡间成年的未婚男女分别造册，呈报天庭。月老公接到名册，合并每年存下的名册后，立刻

开始仔细审察各人性情、嗜好与缘份等基本条件；把男女配合成最适当的佳偶，并赶造配偶名册备核。完成配偶名册后，月老公便夜以继日地用黏土手塑每对男女士偶，然后一一以红线将适婚男女的脚缚在一起，放入室内风干，然后送进配偶堂，完成了他老人家的职责。

有一年气候不调，淫雨连绵，眼看新塑的配像老是不干，并且有剥落塌坏的迹象，月老公心里很着急，希望早日雨过天晴。有一天，雨停了，月老公贪图阳光，把新塑配像一一搬出，排在宽敞的庭院里晒干。哪知天有不测风云，忽然天一变黑，大雨又倾盆而下。月老公赶忙把土偶抢搬入屋里。因为数量太多，抢运不及，有一些土偶被大雨淋得一塌糊涂、面目皆非。月老公等雨停后，将残骸重塑，因秩序已乱，便不免凑合了一些门不当户不对的配偶，于是凡间也出现赖婚、离婚的事件；据说，这些婚变就来自这一批重塑的配像。

月神海神潮神也兼管

除了月下老人外，恋爱中的男女还拜祷月神。月神也称太阴月光菩萨、月光菩萨或月姑。在清初人丁耀亢的长篇烟粉小说‘金瓶梅续集’第十八回里，痴情男女郑玉卿、于银瓶私尝禁果后，便曾双双对着月光菩萨赌誓永不变心：‘玉卿、于银瓶……于是推开楼窗，双双跪倒道：我两人有一个负心的，就死于千刀万剑之下。’

失偶的恋人也找月神评理，象明人程万里辑俗曲‘大明春’挂枝儿调里的一首‘闷来时独自在月光下’说：‘闷来时独自在月光下，想我亲亲想我的冤家。月光的菩萨，你与我鉴

察，我待他的真情、我待他的真情，哥！他待我是假，’又如明人醉月子辑‘新镌雅俗同观挂枝儿’中的一首‘月’说：‘闷恹恹独坐葡萄架下，猛抬头见一个月光菩萨，菩萨你有灵有圣，与我说句知心话。月光华菩萨，你与我去照察他，我待他是真心，菩萨，他倒待我是假。’男女谈情说爱往往在花前月下，在百姓的心口中，月亮又是慈悲为怀的女神。恋爱中人当然会在他面前赌誓或请他来鉴察评理；前引明代挂枝儿俗曲‘月’可以为证，月神便如此这般地肩负起爱神的职责。

在一般人心目中，海神、潮神是保佑出海舟子旅客安全的神，可是他也兼管男女爱情之事。昆曲‘王魁负桂英’里，王魁进京赶考前，便曾和焦桂英双双入海神庙赌誓，后来王魁变心，在京另娶，闻讯的焦桂英便到海神庙中哭诉而后自尽了。晚明冯梦龙‘警世通言’卷廿三‘乐小舍拚生觅偶’里，也说杭州钱塘门外杂货铺老板乐美善之子乐和与同窗念私塾的喜顺娘私订终身，后来顺娘不念私塾了，回家学女红针黹，乐和有三年未见顺娘一面。有一天，乐和‘闻说潮王庙有灵，乃私买香烛果品，在潮王面前祈祷，愿与喜娘今生得成鸳侣。’

明刊‘金瓶梅词话’第八回里，初和西门庆偷欢的寡妇潘金莲，因西门庆新娶孟玉楼，一个多月都窝在家里不去找她，心里又急又气又闷，便独自弹着琵琶唱了一曲绵搭絮：‘……心中犹豫，辗转成忧，常言妇女痴心，惟有情人意不击，是我迎头和你把情偷。鲜花付与，怎肯干休？你如今另有知心，海神庙里，和你把状投。’也说海神兼管男女爱情之事。

海神是谁？明人吴承恩‘西游记’第三回里，说东海龙王是敖广、南海龙王是敖钦、北海龙王是敖顺、西海龙王是敖

闰，似乎海神就是海龙王敖家兄弟。潮神则是被吴王夫差赐死的楚人伍子胥，钱塘潮便是伍子胥怒气所驱造成的。一般民间又把天妃妈祖视为保护舟子的海神，可见海神不止一位。海神兼司爱神的原因，大概和民间兼差的人一样，本俸太少吧！

文翁仲泗州佛受膜拜

在福建和广东省，也有好几位不同的爱神，受当地人的供奉膜拜。晚清上海刊印的‘点石斋画报’说：福建连江县东门外有个大湖，湖旁是某显宦的家墓；墓冢前矗立了两个石人，就是俗称的‘翁仲’。石翁仲一文一武，文官打扮的背湖西向、武官打扮的背山东向，由于历史久远，感受日月精华而有灵异，连江县婚姻失和或幽期受阻的男男女女，都持线香到墓前向文翁仲膜拜，而后再附到他耳畔吐述心愿。祈愿的人相信文翁仲会帮他们的忙，但吐述时声音不能太大，如果一给他对面的武翁仲听到，就不灵了，这种俗信的由来，大概是文人好色者居多，武人则比较刚直寡欲吧！

福建惠安县、晋江县附近的人则膜拜凉亭里的泗州佛。泗州佛的来历和宋朝时泉州太守蔡襄造洛阳桥的故事有关。原来，惠安县西南和晋江县交界的地方，有一条洛阳江。洛阳本是河南省的一个名城，为什么这条江用洛阳取名呢？传说在唐朝时一个皇帝，到福建来玩，曾赞赏这一带的山川风景很象河南的洛阳，所以这条江就被人称为洛阳江。

洛阳江江面宽阔，水流湍急，潮来之时势如万马奔腾。两岸的交通，一向只靠小渡船往来，不但不方便，还时常有翻舟溺人的惨事发生。

有一天，蔡襄的母亲怀着蔡襄渡洛阳江，在船上吃足了苦头惊吓，过岸后感慨地说：‘吾儿诞生后，若能高中状元，出仕时一定要在这儿造一座桥，便利行人。’后来，蔡襄功成名就，出守泉州时，便花七年的时间建造了洛阳桥。

建桥得先在江底架起桥基，而后再铺上大石条；可是洛阳江水流湍急，无论用什么办法，头一天安放下去的石头，第二天就被水冲走了，急得束手无策的蔡襄日夜祷神，祈盼出现奇迹。

这一天有个白发老翁划了一条小船，船上坐了一个漂亮的女子，船在江心泊定，老翁对江边的行人说，谁能用钱掷中他的女儿，就把女儿许嫁给对方。消息传开后，四面八方的人都到江边来掷钱，女孩长得太美丽了，谁都想讨她回去做老婆。可是成千成万的人掷来掷去，钱全落在江里，没有人能掷中她。老翁是土地公变的，他女儿是观音菩萨变的，谁能娶到观音菩萨呢？老翁的小舟天天早上出现江中，傍晚时就轻轻地撑走了；一连几个月都是如此，落在江心里的银子铜板，真是难以计数，银钱成了洛阳桥的垫脚石。

当观音菩萨的大功即将告成之际，有一个行商闽南的泗州人也来江边试试运气。他见众人都不能掷中，便想了一个妙计，偷偷转到她背后，抓一把碎银子，往她头上掷去，果然漫天的碎银子有一块落到观音的发缝中。四周的人发出又高兴又羡慕的喝采声。

老翁便叫这位幸运的泗州人到某处凉亭去议婚。当他走到凉亭里一坐，就起不来了，他的灵魂被观音招渡到西天成佛，肉体留在亭中，成了民间膜拜的泗州佛。

惠安、晋江一带的人们建了许多供着泗州佛的凉亭，民间传说遭遇婚变的泗州佛对世间痴情的男女十分同情，恋爱

中的男女如果有了困难，只要在泗州佛脑后挖一点泥巴，偷偷撒在爱人身上，爱情就会有圆满的结局。所以当地的泗州佛，后脑袋大都给人家挖去了半个。

也拜先锋也祀槟榔树

在岭南，偷情的男女则膜拜急脚先锋神。清乾隆间人李调元‘粤东笔记’卷四里，有一则‘南越人好巫’说：‘广……有急脚先锋神者，凡男女得有所私，从而祷之，往往得其所欲，以香囊酬之。神前香囊堆积，乞其一二，则明岁酬以三四。’急脚先锋神的姓名待考，故事也不详。

‘点石斋画报’上还说，广州某地有个小院落，里面种了一株槟榔树，树下有间小庙，供着竹树三娘的神像。当地相传，女孩如果想获得男子的爱情，妻子想让远行的丈夫早归，都可以来此向竹树三娘祷告，而后剪个纸人黏贴在槟榔树上，对树高呼情郎之姓名；最后再解下自身裙腰的绣带或裹脚布，系在槟榔树身上，这样一来就能如愿了。这个奇特的风俗，在当代学者罗香林的‘民俗学论丛’里，也曾论及。罗香林说：‘广州观音山麓有古槟榔一株，临近数十里，其居民悉目此为爱神，年少妇女为丈夫所不宠，或丈夫远出久不归、音信断绝者，每取丈夫宿昔所用裤带，绕系树身，对树膜拜，或更刺色纸为夫妇同马图，并贴树干。谓如此，可邀爱神眷顾，丈夫身心为裤带所系，将不复作远游矣。’以槟榔树为爱神，其理真不可解。

在台北近郊的北投，有一座情人庙，是一九七四年所建；里面供着卓文君司马相如、牛郎织女等古代著名的情人。庙祝把他们封为爱神，以便青年男女膜拜，此事在当年

曾引起许多人的争议，期期以为不可。如果人们知道晚清时广州城隍庙里的一角供着对镜梳妆的潘金莲，一旁立着她丈夫武大郎和西门庆的塑像，让期盼幽期密约的青楼荡妇、绣阁娇娃得以警惕，便知‘神非导淫’了。

上述古代中国形形色色的爱神，只说明了一桩事：爱情真是件‘朝不保夕’、‘瞬息万变’，叫人无可奈何的勾当啊！

旧式男人对处女的迷信

从古典文学中窥探‘初夜’的种种

旧式男人对于‘处女’的迷信，举世皆然，只是中国显得比较严重，这可以从我国的若干古典文学作品中对于‘处女’与‘初夜’的描述特别细致上看得出来。

浅酒人前共，软玉灯边拥；回眸入抱总含情，痛痛痛；轻把郎推，渐闻声颤，微惊红涌。（前段）

——林庚白‘醉春风’词

这首词，是1919年初年林庚白在一九三七年与林北丽女士结婚时所作；那年庚白四十岁，北丽则双十年华。这首小词绘声绘影地描述了一对夫妻洞房初夜香艳旖旎的情景，也勾起了过来人对自己初夜的种种回忆，和新鲜人对初夜的无边幻想。

童身的迷信

在‘初夜’来临前，每个人都是童身；正如八指头陀在他的一首诗里所说的：‘吾爱童子身，莲花不染尘。’中国人对童身有一份虔敬的执著和特殊的偏爱，也因而产生了种种对‘童身’的迷信。

看过武侠小说的人都知道，在中国武术里有一种‘童子功’，练这种功夫的一生都不能接近女色，而保持着他的童身；会童子功的人往往红光满面、精神矍铄，一身的功夫自



明万历四十三年刊印的套色版书「风流艳畅图」